

災 魂

田 濤

865/6034

目 錄

災魂

.....一

飢餓

.....五九

災魂

就只能望見那彷彿被火燒焦的紫黑色蕎麥，大地上的哭聲早已沉寂了，只有那還沾着泥沙的乾樹枝上棲落着幾隻鴉雀在叫。……

在往日那很深的溝渠也被黃色東西搬來的泥沙填平，眼睛看不見邊涯的黃殷殷的沙泥，也望不見一條動物走，有時候那黃東西高興起來，它那粗野的腳爪便伸過來，又從凹處的沙泥中抓開一道小河渠，吐着黃泥滾滾翻向流動，誰知道大地上那些生命都跑往什麼地方去了？春子連想都不敢想，他們這幾條僥倖的生命，彷彿從黃泥裏拾起來的，在他們房宅前面，如若沒有

那一棵兩人摟粗的老楊把他們搶救起來，那麼現在他們這一家人口也不知道與那些哭泣的生命被這黃東西——黃野獸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黃色的泥沙和那滾動的黃野獸是一樣顏色，然而它總比那可怕的黃野獸平靜多了，雖然它露着愁顏，寂寞，他們希望不被那無理逞強的黃東西毀壞。這簡直像沙漠呀，一刮起那嘯叫的狂風來，乾透的沙土便被捲得滾動着，把太陽都遮得朦朧了，那棵被水淹得變成黃色的老白楊的枝桠便搖擺起來。

『春子爹呀，這裏不能住啦，趁着水退了，我們快點遷走吧！』母親說，她那哭紅了的兩個眼睛經不起風沙吹，一遇到風沙，便溢流出清水，怎麼也睜不開了，她的額蓋，顴骨，下巴頰，都是瘦得只包着一層乾皮，可以看見她的青筋跳着，臉上的愁容永遠也散不開。

春子的爹爹穿着破爛得露出了膝頭的夾衣服，因為被泥水浸濕過，又因為它年代過久，也辨別不出它們是什麼顏色了。

『人能走，地怎麼搬着走呀，還有我們這幾間淹過水的房子呀，……』

爹爹的眼睛也是紅的，眼皮翻起着，砂眼太厲害，把他的眼珠都磨得變成灰色的了。他那窄狹的額上幾根血管像蚯蚓般爬伏着蠕動，顫抖，他那根並不大的鼻子正和春子的啞叭弟弟開羅的鼻子相同，開羅弟弟也有父親那麼窄狹的額蓋，尖下巴，高顴骨，這都很明顯的證明着是父親的兒子。

『有多少人家全被淹死了，你却還想着地？』

『你說我們走，我們往哪裏走？在這裏我們還有這幾畝地種，出去了這些人口都餓死嗎？那就不如趁早都死在黃河水裏呀！』

『唉，唉，……給你一說離開這災區，你就又說死，你怎麼知道逃出災區就一定餓死？唉，唉……這災區不能再待啦，水再一漲，再爬上那棵白楊樹去，白楊樹葉子早被我們嚼光了，不被淹死，也會餓死的，你有地有什麼用？唉，唉，……快走，快走呀，我們逃出這災區，做乞丐去也不會餓死』

呀。……」

母親的嘴唇被氣得抖着，眼睛裏的清水珠也滾下來，她不管怎樣都極想離開這災區，這愁顏的黃褐色泥沙，她的魂靈早被那黃東西嚇碎了，一聽見那破屋外面曠野裏起了風，她就疑爲又是那黃東西竄崩了堤基撲過來了，她便像瘋了般從坍毀的破屋裏披頭散髮的奔出去，攔住門口外面那兩棵粗的老白楊樹喊救命，夜間她也時常從惡夢中驚醒，在夢中她就跑出去，父親放盡了全力攔不住她，她全身像發了癲般厲害的抖着，緊緊攔住那棵老白楊樹身子，哭着，叫着，鬧得十分驚人，在這附近再尋不到第二個有人的戶宅呵。那被黃水淹坍了的房屋，馬廄，門樓，牆壁，……像古代奇跡般顯露在泥沙上，樹木也枯萎了，這像是沙漠裏的幻影，到夜間這些影子最使他們恐怖，彷彿隱藏着陰魂的墓穴一般，風吹着它們哀叫。……

春子的母親從夢中醒來時，它緊攔住那老白楊樹的手才落下來，這時

候，她便對着那淒厲的夜風放聲痛哭起來，父親在黑暗裏拉着她，她的頭髮被風吹得像一團亂草？父親把她指進那被浪柴塞住壁縫子的破屋裏，惡夢將她不健全的神經驚嚇錯亂了，她還在哭着，叫：

『我那小羅羅呀，小羅羅呀，……你死得好苦呀，今夜夢見你在我懷裏，……怎麼又不見你呀，我的小羅羅，小羅羅呀，……』

春子一聽見她這哭聲，便想起那天黑夜，他們棲宿在前面那棵老白楊樹枝桠上，那黃水幾乎快達到白楊的枝桠了，母親懷裏抱着那剛滿九個月的小弟弟小羅，因為幾天來沒有睡着覺，太疲乏了，大家正在摟着楊樹的枝桠打盹，突然母親驚叫起來，原來她手裏的小弟弟小羅掉下黃水裏去了，從此以後，她便常常做惡夢，常常被惡夢把她的神經驚擾得發起瘋來，呼喚着小羅的名字。

父親那枯瘦得露着筋的山羊臉，因為受到許多的驚擾，愁慮，恐怖，他

的臉便更顯得枯瘦，蒼白，露出飢餓的鐵青色，嘴唇上那幾根稀疏的山羊鬍子和稀軟的土紅色頭髮，又亂又長，臉上的縐紋眼看着增添稠密了，人在苦難中是這般容易變蒼老呵！在那棵白楊樹上他們棲宿了多少日子？誰都沒有計算過，日子是那麼朦朧，恐怖，昏暗，一切都是無希望的，一切都被那發怒的黃東西吼叫着吞滅了，黃水面上只剩着很少的幾棵樹頭，那旋動的黃東西的胸懷裏不知有多少哭泣不出聲來的無辜的生命被捲走了，水浪裏時常發現鼓漲大了肚皮的人屍，狗體，貓，死鷄，……一些木器浮動着，衣服，箱子，門板，牛車，伸直了腿的黃牛，馬匹，……呀，什麼都被這可怕的黃野獸攫去了。

他們棲居在那棵老白楊上時，啃着白楊苦葉和樹皮充飢，度着昏暗無希望的日子，眼睛只能看見那黃東西獐獐着臉孔吼嘯，他們的眼睛因營養不足，飢餓，失去明亮，望不見遠處的景物，只望見那兇惡的黃東西漩渦在他

們那被淹埋不見形影的房宅四週旋轉，起着泡沫，遠處傳來鳴叫聲，與他們被餓斃了的耳殼裏一同湊起恐怖厭煩的音樂。他們簡直都像在夢境裏，在那老白楊樹上做了一個長夢，當那黃水退走時，他們的眼睛都發昏了，耳朵聽不見聲音，沒有一點力氣，他們簡直快被餓死了，像石塊一般牽着繩子從白楊上滑下來。……

他們的土壁瓦屋從那泥水裏顯露出來，什麼東西都被泥沙淹埋了，父親把被泥沙淹埋的麥子與高粱挖出來，麥子和高粱都被水淹得發了霉，他們都嚼着那些腐爛的東西，這些腐爛的東西使他們的眼睛明亮起來，耳朵也不鳴叫了。然而悲哀的母親却痛哭起來，對着他們門前那棵老白楊跪着磕頭，因為她在沒有遇着水災以前便對春子說過：

『這棵楊樹有神靈呀，年代久了，牠身上住着大仙。』

那時候，這小村子裏便有過許多老太婆們對它焚紙燒香，還往它身上掛

紅布，寫上「心誠則靈」字樣，現在真的證明它是神靈了，它救了他們全家人口的生命，他命令春子，啞叭開羅，和她的老頭子都跪下對老白楊磕頭，但是老白楊却總在嘆息，因為它頭上都被他們剃光了，它怎麼不嘆息呢？它怎麼不哭泣呢？春子一聽到風聲吹得它響，心裏便寒冷起來，她想起了啃它葉子和皮子時的情況，她非常害怕那黃東西再猛然躡過來，又將他們驅逐上去，那時候，他們只有擁抱着它的光裸的枝桠哭泣，喊餓，或跳進黃水隨着那旋捲的漩渦滾去了。

夜風一吹過來，聲音很像那黃東西的叫嘯，每天夜間，春子都被外面的風驚醒，她聽見父親與母親也都醒了，生活在這種驚擾不甯靜的災區裏，又有許多日子了，在他們的小房屋四週，父親都建築起了堤圍，堤圍裏便是她父親最珍惜的那幾畝肥田，也混上了泥沙，種什麼東西都不好好生長，種下的蕎麥，線一般細的穗子，可憐得不到五寸長，他們這一家四五口無論如何

是不夠維持生活，有時候還受着遠處黃水濤浪吼叫的驚駭，所以她母親常常喊着要遷走呀，父親一聽到她的叫聲，眉頭間便繃起一個疙瘩，有時發了氣，便暴躁的叫着：

『你走吧，你另外嫁人去吧，我死在這裏也不走。』

他說話時眼睛怒充着血，太愁慮的生活使他的性子變得很焦灼，他的山羊臉變得很青，額蓋上的筋管冒起更高，跳着，稀疏的一些山羊鬍鬚抖顫着，兩條腿跳躍很高。母親一見他的脾氣發作，她便沉默着低下臉，望着地下淤積的泥沙，咳嗽，吹痰，吹出有血絲的黏痰。……

辟，父親一個巴掌落在開羅的背上，打得很響，啞叭開羅像一隻受驚的小雞般跳起來，『啞，啞』的叫着偷望父親那冒滿怒筋的臉額，像條瘦弱的小蛇似的打着旋子躲藏進那坍塌半塊土壁的一間瓦屋裏去，仍舊啞啞哭着，用手背揉弄着眼皮。母親看見他打啞叭兒子，便再也忍耐不住，抬起她那難

看的臉，望着山羊臉父親叫着：

『你把他打死吧，也省得餓死呀！你把我們都打死吧，我們都不想活了。』說着，她那紅眼睛裏又滾下眼淚來，哽哽咽咽的抽泣了。

既已向着那啞叭弟弟發洩了滿肚子焦灼氣的父親，望見母親哭了，他心裏不再生氣，平靜下來，便有些後悔了，雖然這荒漠的大地上的枯燥生活，使他容易動怒，但他也並不是鐵石心腸呀，他想起了他這一家人口悲慘的遭遇，受到的飢餓，災難，愁困，他心裏便是一股酸疼，一直從心裏衝上他的眼睛，他那患着很重的砂疾的眼裏也撲簌簌的掉下幾顆眼淚了。

『春子的媽，我們都死吧，這樣的日子還有什麼活頭？……』

父親也哽咽起來，春子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流過眼淚，更沒有看見他像小孩一般哭過，這是在她十五歲以來第一次看見他的眼淚與哭泣，在這種悲淒的空氣，他也忍受不了這悲哀的壓迫，春子的眼淚也像透明的露珠般偷偷從

她那黑亮的眼睛裏滾下來了。全家的人口都痛哭起來，最後還是母親壓制了情感，鎮靜下來，止住哭，說：

『春子的爹呀，我們還是早點遷走，快點離開這裏，不然等到黃水漲過來，我們就走不脫了。』

父親也拭乾了眼淚，用手揉着他那腫厚的眼皮，眼睛被揉得紅紅的，很久，眼睛才得睜開，望着母親說：

『走吧，我們就走吧，……』

二

在遷移以前，在那泥沙灘野的遙遠處，突然發現了兩個人影，前面一個穿着漂亮的黑制服，後面一個彷彿是馬伕，牽着一匹雪白的馬，從那陷腳的泥灘上，一脚一陷的走着，直朝他們這樹木都被淹死了的小村子奔來。

春子在外面看見，瘋子似的跑進來叫着：

『爹呀，有兩個人來了，兩個人一匹白馬，……』

母親却先從破屋中跳出來，像受驚的動物，她一聽得有人來，彷彿遇到救星一般歡喜，因為在這沙灘四週茫茫的遙遠地帶，她從來沒有發現過一個人，甚至一個小動物呢。她認為這一帶的生命全都死絕了，怎麼還有人有馬？她跑出了圍堤，用她手掌遮着太陽，問着春子：

『兩個人在哪裏呀？』

她順着春子指去的方向朝着黃殷殷的泥沙灘野望，突然地發現那兩個人影早已走到他們堤牆跟前了，前面一個穿黑衣服的手裏提着一頂帽子，朝着她招一招，那兩個晶晶閃光的眼睛直射過來，喘着氣問着：

『喂，你們怎麼還活着？真見鬼！……』

說着，他走到堤牆下甩甩那被泥沙弄髒了的鞋，後面那牽白馬的也把白

馬牽過來，他腰裏還有一枝閃耀的小手槍，顯然是保護這位穿黑制服的人用的。

『這一帶真荒涼，走了這半天，只有這一家人。』那牽馬的人喘一口氣說，他的眼睛直朝春子的臉上瞟來。

春子的母親，眼睛直愣愣望着那拿帽子的黑制服人，他們什麼都不管，直朝他們的圍堤走進來，進了圍堤，牽馬的人把白馬栓在一棵被水淹枯的小樹上，那穿黑衣服的人眼睛却對他們圍堤內墾殖的幾畝田地和幾間被水淹過的小瓦房子望，表情似乎有些驚訝，突然把手裏的帽子一搖，叫了起來：

『哎呀，真是天曉得這裏還有人種田，多危險的地帶呀！竟還有人活着。』接着他就又轉回頭望着春子的母親：『你們在水過來時，難道沒有離開這裏？』

春子的母親用骯髒的手拭拭紅眼裏的清水，又是驚奇的對着那穿黑衣服

的人望，她再揉揉眼睛，她聽不清楚那人的「口官話」：

『你說什麼，老爺？』她偏着耳朵說。

『噢，真氣死人，你聽我說，我是問你黃水過來時你們在哪裏？』

那穿黑衣服的人對她一瞪眼睛，她便打了一個寒戰，被嚇得往後退了兩步，心裏越慌，眼睛越模糊，面前簡直變成一片朦朧影子：

『我們就在那楊樹上呀，老爺！』

她的手指着那棵高大的白楊，她看見那個人從衣袋子裏摸出一個小本子來，用筆往那本子上畫着，這時候，春子的父親走出來，那人便對着春子的父親審問，一面問，一面往那本子上寫，問他們家裏幾口人，多少年歲，這小村子叫什麼名字，怎樣的躲避了黃水，最後那穿黑衣服的人臉上浮起一層微笑，說：

『好啦，過幾天會再來救你們的，……』

說着，他把小本子裝進衣袋子裏，喚那帶小槍的人把白馬牽過來，兩個人又走了，漸漸消失在那茫茫的泥沙遠處。

『這是來救我們的呀！』父親顯得更高興的說，他臉上的焦慮減去了，眉頭間也展開了。

『那麼我們不走了嗎，就在這裏等他們救我們來嗎？』

『是呀，我們要在這裏等呀。你沒聽那位老爺說嗎？……』

母親的臉上並不因得到這麼一種可喜的消息而興奮，她的愁慮也並不減少，因為她在這裏，住一天，就多擔一天心，那黃東西早已把她的神經驚碎，她寧願逃出災區到遠處討飯，不願在這裏再等救濟了，但是她並不願再向那性子容易氣怒的父親談論，她把痛苦壓在心裏，呆呆對着她的啞叭兒子凝神。

從她的小羅淹死在水裏以後，啞叭開羅就變成她的安慰者，開羅最害怕